

【宋】黎靖德 編

朱子語類 一

大凡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

理明後便讀申論書亦有得

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

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

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

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處心中自得他



朱子语类

一



【宋】黎靖德 编

杨绳其 周姻君 校点

岳麓书社

出版说明

《朱子语类》，一百四十卷，宋人黎靖德编。

朱熹，字元晦(1130—1200)，宋代著名理学家。“朱子”，是其门人后学对他的尊称。朱熹一生主要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，先后在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、福建武夷精舍、湖南岳麓书院、福建沧州精舍等地聚徒讲学，从学者最多时达到数百人。朱熹授徒，循孔子“教学相长”、“诲人不倦”之法，鼓励弟子提问。而在师徒一问一答之间，尽得儒学性命道德之精微、天人事物之蕴奥，较之朱氏之经传，语更详明简要。朱门弟子，记录其师谈经、论事、明理之言，遂成“语类”。嘉定乙亥李道传辑廖德明等三十二人所记，为四十三卷，又续增张洽录一卷，刻于池州，曰“池录”。嘉兴戊戌，道传之弟性传续搜黄榦等四十二人所记，为四十六卷，刊于饶州，曰“饶录”。淳祐己酉，蔡抗又以杨方等三十二人所记，为二十六卷，亦刊于饶州，曰“饶后录”。咸淳乙丑，吴坚采三录所餘者二十九家，又增入未刊四家，为二十卷，刊于建安，曰“建录”。其分类编辑者，有嘉定己卯年间黄士毅所编一百四十卷，刊于眉州，曰“蜀本”。又有淳祐壬子年间王伋续编四十卷，刊于徽州，曰“徽本”。各本互有出入，又因翻刻不一，错讹间出。咸淳庚午年(1270)，导江黎靖德集诸本之大成，删除重复一千一百五十餘条，分为二十六门，遂成定编，刊刻传世。

朱熹为有宋一代大儒，其哲学思想在宋代到清末的七百多

年中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，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。《朱子语类》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直接阐述其哲学观点的，因而对研究朱熹的思想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。朱熹本人对编辑程颐语录有如下观点：“伊川在，何必观；伊川亡，则不可以不观矣。”朱熹语录的价值，亦可作如是观。

今据四库全书文渊阁本，施以标点，简体横排出版，以供文史哲研究、爱好者及语言研究者之需。全书为问答体，凡问答之语，一律省去引号，以免重复使用引号。问语和答语之间空一格，以示区别。问语或答语中引用他人之语或引文，则加双引号；他人之语或引文中又引他人之语或他书者，则加单引号。

编者识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朱子语类序

朱子遗语之行于世也，盛矣！盖本其旧者有三，而从以类者二，靖德尝受读而病其难也。昔朱子尝次程子之书矣，著记录者主名，而稍第其所闻岁月，且以“精择审取”戒后之学者。李公道传之刊《池录》也，盖用此法。黄公榘既序之矣，后乃不满意，盖亦惧夫读者之不得其方也。二公之心，其亦韩子所谓“尧舜之利民也大，而禹之虑民也深”者乎！是以黄公不自出其所录。其后李公性传刊《续录》于饶，以备《池录》之所未，蔡公抗刊《后录》，又益富矣。然《饶录》最后三家，李公尝附致其疑，而其四十二卷元题“文说”者，以靖德考之，疑包公扬所录。盖公之子尚书恢，尝刻公所辑《文说》一编，视此卷虽略，而《饶后录》所刊包公录中，往往有此卷中语，是知此为公所录亡疑。独所载《胡子知言》一章，谓书为溺心志之大阱者，最为疑忌后学，使不知者谓为先生语，是当削去亡疑，而李公不能察也。《语录》之难读如此，黄公之虑岂为过哉？

语之从类，黄子洪士毅始为之，史廉叔公说刻之蜀，近岁徽州又刻之；王公佖为《续类》，徽州又刻之。昔张宣公类洙泗言仁，祖程子意也，而朱子以滋学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。魏公了翁援是为学者虑，当矣。蔡公乃曰，《论语》诸篇，记亦以类，则议者亦莫能破也。然三录、二类，凡五书者，并行而错出，不相统一。盖蜀类增多《池录》三十馀家，《饶录》增多蜀类八九家，而蜀类《续类》又有池、饶三录所无者。王公谓蜀类作于池、饶各为录之后者，盖

失之。而今《池录》中语尚多蜀类所未收，则不可晓已。岂《池录》尝再增定邪？抑子洪犹有遗邪？

子洪所定门目颇精详，为力屢矣。廉叔刻之，不复讎校，故文字甚差脱，或至不可读。徽本附以饶录《续类》，又增《前类》所未入，亦为有功。惜其杂乱重复，读者尤以为病。而《饶后录》新增数家，王公或未之见，未及收也。靖德忘其晚陋，辄合五书而参校之，因子洪门目以《续类》附焉，《饶后录》入焉，遗者收之，误者正之，考其同异，而削其复者一千一百五十馀条，越数岁编成，可缮写。顾文字浩博，犹不敢谓亡舛误，览者幸哀其陋而正之！其或一二字可疑，则元录之讹，无别本可订定，固不得辄改也。诸公序语，列之篇端，合而考之。黄公谓“历千载而如会一堂，合众闻而悉归一己”，所以志学者之幸。李公谓《语录》与诸书异者，当以岁月先后求之，亦确论也。独论记者易差，而谓李端伯犹尔，则不然。盖以“至大至刚以直”为句者，乃伊川之说，端伯不误也。读书之难，岂独《语录》！朱子尝言《论语》后十篇不及前，“六言六蔽”不似圣人法语，是孔门所记犹可疑也，而况后之书乎！读者诚能服膺乎“精择审取”之训，以为读《语类》之法，而又以“滋入耳出口之弊”云者为读《语类》之戒，则庶乎可与共学矣！

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后学导江黎靖德书。

李公性传叙《饶录》，谓先生有《别录》，多谈炎兴大事，未敢传而亡于火，犹幸存一二。顷尝问诸其家，则所云存者亦不存矣，甚可惜也！因读蔡公所刻包公录已四卷，其一卷既与元题“文说”者相出入，而他三卷所言，大抵多炎兴间事，疑即李公昔藏而今亡者。但略无互见于诸家之所录，则与其子枢密所跋《文说》谓“公所录多且详，与世所传大概无异，故藏而不出”云者不相似。

枢密又谓公所录已亡于建安之火，不复存，而汤氏乃有藏本，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。

靖德来盱江，枢密甫下世，恨不及质之也！近岁吴公坚在建安，又刊《别录》二册，盖收池、饶三录所遗，而亦多已见他录者，并参校而附益之，粗为定编。靖德适行郡事，因辄刻之郡斋，与学者共之。

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书。

考 订

池、饶三录最号精善，然犹不免误字。其可知者已辄改，未详则姑仍之，览者择焉可也。

黄子洪云，池本陈埴录乃答埴书，不当取为录。今观廖德明录中犹有《答符舜功书》一条，饶本周谟录有答谟书数条。又，程端蒙录论“知言养气”处，全写《或问》二段；徽《续类》载吕焘录《孟子》三条，乃全写《集注》。今皆削。

诸家所记，重复者既以类聚，乃易见。盖《池录》《饶录》有自复出者，《饶录》有已见《池录》者，《饶后录》有《饶录》已见者，如杨录与不知何氏录重复者甚多。蜀类自有复见者，徽《续类》尤多《前类》所已见者，又自有复出者，建《别录》又多诸书所已见者，删去之，十存二三耳。

蜀类与池、饶录文异者，从其文义之长。

蜀类条目精详，然犹有误入类者，徽《续类》之误尤多，今悉刊正。

徽类虽翻蜀本，已增入《饶录》九家，然亦有差误，今刊正。

徽类《续类》会粹当无遗矣，然《池录》中犹有十馀条未入，《饶录》中遗者尤多，今增入。

诸录中语有可疑者，辄削之。

建《别录》第十九卷不知何氏录中有“师邨”字，乃赵恭父也。二十卷中有“砺曰”字，乃刘用之也。此二卷，或二人所录。

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

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，门人退而私窃记之。先生没，其书始出。记录之语，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，而更相传写，又多失其本真；甚或辄自删改，杂乱讹舛，几不可读。李君道传贯之自蜀来仕一朝，博求先生之遗书，与之游者亦乐为之搜访，多得记录者之本。其后出守仪真，持庾节于池阳，又与潘时举叶贺孙诸尝从游于先生之门者互相雠校，重复者削之，讹谬者正之，有别录者，有不必录者，随其所得为卷帙次第，凡三十有三家。继此有得者，又将以附于后，特以备散失，广其传耳。

先生之著书多矣，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。师生函丈间，往复诘难，其辨愈详，其义愈精，读之竦然，如侍燕闲，承髻咳也！历千载而如会一堂，合众闻而悉归一己，是书之传，岂小补哉！贯之既以侵诸木，以榦与闻次辑而俾述其意云。

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门人黄榦谨书。

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

嘉定乙亥岁，仲兄文惠公持节江左，取所传《朱文公先生语录》侵木池阳，凡三十有三家，其书盛行。性传被命造朝，益加搜访，由丙戌至今，得四十有一家，率多初本。去其重复，正其讹舛，第其岁月，刻之鄱阳学宫。复考《池录》所馀多可传者，因取以附其末。合《池录》与今录，凡先生平生所与学者谈经论事之语，十得其九。嗣有所得，尚续刊之。

《池录》之行也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，其后书与伯兄，乃殊不满意，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。性传谓记者易差，自昔而然。《河南遗书》以李端伯《师说》为首，盖端伯所记，伊川先生尝称其最得明道先生之旨故也。至论浩气一条，所谓“以直养而无害”云者，伊川乃深不谓然。端伯犹尔，况于其他，直卿之云真是也。然尝闻和靖先生称伊川之语曰：“某在，何必观此书？”而文公先生之言则曰：“伊川在，何必观？伊川亡，则可以不观矣。”盖亦在乎学者审之而已。

先生《家礼》成于乾道庚寅，《通鉴纲目》、《西铭解义》成于壬辰，《太极通书义》成于癸巳，《论孟注》、《问》、《诗集传》成于淳熙丁酉，《易本义》、《启蒙》成于乙巳、丙午之间，《大学中庸章句》、《或问》成书虽久，至己酉乃始序而传之，《楚辞集注》、《韩文考异》成于庆元乙卯，《礼书》虽有《纲目》，脱稿者仅二十有三篇，其著书岁月次第可考也。《家礼》编成而逸，既歿而其书出，与晚岁之说合，先生盖未尝为学者道也。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四书，后多更定。今《大学》“诚意”章，盖未易箒前一夕所改也。是四书者，覃思最久，训释最精，明道传世，无复遗蕴。至其他书，盖

未及有所笔削，独见于疑难答问之际，多所异同，而《易》书为甚。晁渊所录一编，与《本义》异者十之三四，大率多合先君文昭《本传》之说。文昭谓《乾》、《坤》之用，主于诚敬；《坎》、《离》之用，主于诚明。世未有通其义者，而先生独称之，其不执一说，惟是之从如此。故愚谓《语录》与《四书》异者，当以书为正，而论难往复，书所未及者，当为助；与《诗》、《易》诸书异者，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，而在成书之后者，当以语为是。学者类而求之，斯得之矣。不特此也，先生平日论事甚众，规恢其一也。至其暮年，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，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。非《语录》所載，后人安得而知之！是编也，真不为无益，而学者不可以不之读也。先生又有《别录》十卷，所譚者炎兴以来大事。为其多省中语，未敢传，而卯火亡之。今所存者，幸亦一二焉。

嘉熙戊戌月正元日后学三嵎李性传书。

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

鄱阳所刊先师文公朱先生《语录》，固欲续《池录》所未备。然先师之言满天下，二录所收，亦岂能遽尽哉？

淳祐戊申，抗将诣江东，鄱阳洪叔鲁芹以其外大父吏部杨公方手所录《寒泉语》见示，既又于安仁汤叔逊次得其家藏包公扬所录。二公在师门为前辈，所录尚未编入，则所遗者亦多矣。既而东阳王元敬必亦以所集刊本见寄，又得里中朋友所传一二家，乃悉以次编入，为二十六卷。先师之绪言，虽未敢谓无复遗逸，然所会粹益富矣。

独念先师又有亲自删定与先大父西山讲论之语及性与天道之妙，名曰《翁季录》者，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。岂斯文之显晦固自有时乎！窃尤有感于此，故辄并识其拳拳之意云。

淳祐己酉中秋日门人建安蔡抗书。

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

子朱子《语录》行于世，尚矣。《池录》三十有三家，翻本《续录》四十有二家，其三十四家，池本所未有也，再见者两家，《录馀》凡六家。又《后录》二十三家，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，再见者三家。合三录为八十七家。及门之士，固有如谢先生在程门无录者，其有录可传者既如此矣。

坚末学生晚，嘉定癸未、甲申间，侍先君子官长沙，帅西山真先生，倅宏斋李先生，常进之函丈。又侍长沙舒先生，列岳麓诸生。果斋李先生过潭，又获侍讲席焉。果斋，先君子畏友也，尝介以登朱子之门。坚由是多见未行语录，手抄盈篋，凡六十五家，今四十年矣。晚得池、翻本参考，刊者固已多。然黄士毅所录，朱子亲笔所改定者，已见于辅广录中，其所自录及师言，则亦三录所未有。若李壮祖张洽郭逍遥所录，亦未有也。竭来闽中，重加会粹，以三录所馀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，自为别集，以附《续录》后集之末。泰华高矣，沧海深矣，非有待增益也。独念早所闻于父师者，罔敢失坠。今幸是录所已行者如此，则其尚有所遗者，敢付之一笔删去哉！亦并行之可也。

抑坚闻之，《大易》居行，先以学聚问辩；《中庸》笃行，先以学

问思辩；程子以讲明道义、论古今人物为格物致知之首，则学非问辩不明，审矣。朱子教人既有成书，又不能忘言者，为答问发也。天地之所以高厚，一物之所以然，其在成书引而不发者，《语录》所不可无也。凡读先生成书者，兼考乎《语录》可也。若但涉猎乎《语录》，而不玩味于成书，几何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！为己之学，盖不然也。书于篇端，以谕同志，抑以自警焉！

咸淳初元嘉平之月后学天台吴坚敬识。

朱子语类后序

右《语类》总成七十家，除李侯贯之已刊外，增多三十八家。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，乃类分而考之。盖有一时之所同闻，退各抄录，见有等差，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。或能尽得于言，而首尾该贯；或不能尽得于言，而语脉间断；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。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，而它皆附于下。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，必抄录之际，尝相参校，不则非其闻而得于传录，则亦惟存一家，而注与某人同尔。

既以类分，遂可缮写，而略为义例，以为后先之次第。有太极然后有天地，有天地然后有人物，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，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。所谓学者，求得夫此理而已。故以太极天地为始，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，与夫古学之定序。次之以群经，所以明此理者也；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，所以传此理者也。乃继之以斥异端，异端所以蔽此理，而斥之者，任道统之责也。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、法度、人物、议论，亦略具焉。此

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，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。凡不可以类分者，则杂次之，而以作文终焉。盖文以载道，理明意达，则辞自成文。后世理学不明，第以文辞为学，固有竭终身之力，精思巧制，以务名家者。然其学既非，其理不明，则其文虽工，其意多悖，故特次之于后，深明夫文为末，而理为本也。

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，惟欲考其重复。及今而观之，则夫理一而名殊，问同而答异者，浅深详略，一目在前，互相发明，思已过半。至于群经，则又足以起《或问》之所未及，校《本义》之所未定，补《书说》之所未成，而《大学章句》所谓高入虚空、卑流功利者，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为近似所陷溺矣，诚非小补者。故尝谓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，至朱子而大明。自今以后，虽斯道未能盛行于世，而诵遗书，私淑艾者，必不乏人，不至于千五百年之久绝而不续。反复斯编，抑自信云。

又

《语类》成编，积百四十卷。同志艰于传录，而眉山史廉叔愿侵于木。士毅之类次，虽犯不韪，而不复固辞者，庶几无传录之艰也。

独池本陈埴一家，惟论仁一条，按遗文，乃答埴书，不当取为类，故今不载。又辅广所录，以先生改本校之，则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，合三十馀条，今亦惟据改本。自首连数至“君子所贵乎道者三”而注云：“自此以前，皆先生亲改。”亦传闻之误。当时杂改定者八十馀条耳。或有一条析为三四条，如窠从周录所见先生语之类，今则复其旧。或士毅所传本多于刊本，如黄义刚者，悉类入而不去。文异者，则姑注一二条云：“一本作某字。”以上皆与池本异者。盖

池本虽黄侯直卿之所次辑，然李侯贯之惟据所传以授直卿，而直卿亦据所授以加雠校，且有增改于已雠校之后者不与焉。故近闻之直卿，欲求元本刊改，而未能也。至于或出于追述，故得于传闻，则文辞之间，不无差误。凡此之类，读者详考《四书》及他记录，而折衷其所疑可也。惟《学》类七卷，虽出于臆见，而实本先生教人之方，后学于此三复而得夫入道之门，则能总会是编，而体之于身矣。

己卯九月望日门人莆田黄士毅谨识。

眉州刊朱子语类序

开禧中，予始识辅汉卿于都城。汉卿从朱文公最久，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，每过予，相与熟思诵味，辄移晷弗去。予既补外，汉卿悉举以相畀。嘉定元年，予留成都，度周卿请刻本以幸后学。予曰：“予非敢靳也，所为弗敢传者，恐以误后学耳。”周卿粲然曰：“奚至是！”予曰：“子知今之学者之病乎？凡千数百年不得其传者，今诸儒先之讲析既精，后学之粹类亦广，而闽浙庸蜀之剽刻者已遍于天下。若稍损贖用，则立可以充厨刲。凡苟有小惠纤能，涉其大指，则亦能以缀说缉文，或以语诸人，则亦若稍尝从事焉者，奚必诵先圣书而后为学乎？亦取诸此而足矣。且张宣公以程子之意类聚孔孟言仁，而文公犹恐长学者欲速好径之心，滋入耳出口之弊。脱是书之行，其无乃非公所云云者乎？吾甚惧焉！”周卿由是姑徐之。后数年，竟从予乞本刊诸青衣，彼不过予所藏十之二三耳。然予且谓周卿曰：“子其以此意著于篇端，俾学者毋

袭是弊也。”其后李贯之刊于江东，则已十之六七。今史廉叔所得黄子洪类本，则公之说至是几无复遗馀矣。廉叔将板行，以予有志于斯也，属叙所以作。予为言尝以告周卿者。廉叔曰：“然则已诸？”曰：“已之无伤。虽然，安于小成，甘于自弃者，气质之偏，而无以矫之也。而秉彝好德之心谁独无之！予前所忧，盖为世之专事乎耳目口笔，苟以哗众取宠而无志乎远且大者也。倘不忍自薄其身，则无宁深体熟玩，以为求端用力之模准者乎！今未可概以是为疑而闷其传。盍遂以此冠篇而并刻之，将听学者之自择焉。”

子洪名士毅，姑苏人，尝类《文公集》百五十卷，今藏之策府。又类注《仪礼》，未成书云。

嘉定十三年九月丁亥朔临印魏了翁序。

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

《论语》一书，乃圣门高第所集，以记夫子之嘉言善行，垂训后世。《朱子语类》之编，其亦效是意而为之者也。或曰：“语必以类相从，岂《论语》意欤？”曰：“《学而》一篇所记多务本之意，《里仁》七章所记皆为仁之方；若《八佾》之论礼乐，《乡党》之记言行，《公冶长》辨人物之贤否，《微子》载圣贤之出处，亦何尝不以类哉！天下之理，‘同归而殊涂，一致而百虑’，非有以会而通之，则只见其异耳。《大传》曰：‘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’而伊川之诲学者亦必曰：‘将圣贤言仁处类聚观之。’然则《语类》之集，其有功于学者多矣！”

新安旧有紫阳书堂，而紫阳之书未备也。通守洪君勋、教授

张君文虎相与谋以蜀本《语类》刊之，越二岁而书成。郡侯谢工部坐属余为跋其梗概，予不得辞也。因僭为之说曰，理有可以类通，而非可以类止；是其然，必有所以然。学者因其类以究极朱子之全书，使此理融会通贯，不枯于一事一物而止，则无愧于吾夫子触类而长之训也。若夫惮烦劳，安简佚，以为取足于此，则朱子固尝以是为学者病矣，乌乎可！抑二君推广私淑之意，亦贤矣哉！

淳祐壬子六月望日蔡抗序

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后序

《文公朱先生语类》一百三十八卷，壶山黄子洪取门人所录语以类相从也。先是，池本饶本，人各为录，间见错出，读者病焉。子洪既以类流传，便于玩索，而微言精语，犹有所遗。必每加访求，得所未见。自是朋友知旧知其有心于纂辑，亦颇互出所有以见示，凡三十有馀家。既哀以为婺录，而继之者尚未艾也。必幽居无事，盖尝潜心而观之，审订其复重，参绎其端绪，用子洪已定门目，粹为《续类》，凡四十卷。或谓《前类》不为少矣，又以《续类》附益之，不已多乎？窃谓学固戒于徒博，然亦不可以不博而径约也。又况文公先生之道，高明广大，致极无遗，学者正当尽博约之方，而后精微中庸之趣始可渐而求。必每观诸家所录，以其问有浅深，故于教告亦有不同。其视文公先生之精蕴，不能得其全者，尚多有之。必也，笃信好学，反复寻绎，能知所尽心焉，虽以《前》、《续》之繁，固将无所厌斲。不然，则虽先生平日已著为定论之书，尚有所惮而不肯观，而况于此乎哉！然则先生片言半语，苟

有所传，固不容有所忽而不究其所归也。

新安魏史君，盖鹤山先生之嗣也，近以紫阳所刊《语类》为寄，因以《续类》为请，而慨然欲并刊之，以全书院之传布，其乐于阐明文公先生之遗训盖如此。遂举以属之，且窃识于后，庶几乎与愿学之士从事于详说反约之功云尔。

淳祐壬子上冬王倅序

重刻朱子语类序

自帝王道化不行于天下，而后孔孟道学之传兴。孟氏既没，其传遂泯。历秦、汉、隋、唐至于有宋，周、程、张、朱诸君子继出，而后道学复明焉。然究其推演性命道德之精微，剖析天人事物之蕴奥，而折衷群圣贤之述作，俾学者有所据依，以为学则，功未有盛于朱文公先生者也。文公传注成言，至精至粹，固已家传人诵之矣。而一时门人进而请益，退而各记所闻者，其语尤详。其详辨博喻，尤为易晓。如此者殆百馀家。蜀士李道传始取而刻之为语录，莆田黄士毅又因而类分之曰语类。语录之外有续录、后录、别录，语类之外有续类，诸书并行错出，读者病焉。最后导江黎靖德参校诸书，去其重复谬误，因士毅门目以类附焉，而名曰语类大全，凡一百四十卷，于是文公遗语备诸此矣。惜乎板本今不复传，间有传录者，又不免乎亥豕之讹也。三山陈君炜，自天顺庚辰第进士为御史，屡欲访求善本而不得。成化庚寅，副宪江右，始访于豫章胡祭酒颐庵先生家，得印本，中缺二十馀卷。明年分巡湖东，又访于崇仁吴聘君康斋家，得全本，而缺者尚一二。合而校